上湖分類文編

上湖分類文編目錄

余幼攻舉業卽學為古文自宦塗載躓三十餘年來奔走衣食多為人代作非其本意今已衰老思力不任爰集己丑年以前舊稿撿去其酬應之文剩存數十首刋詩既畢并以付梓其代筆有關政治者亦附存一二焉錢塘汪師韓

各書自序

雜著

祭哀志畧各體

叢睦汪氏遺書

目錄畢

上湖分類文編卷一

讀經

干祫解

禮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先儒之解或以上及高祖爲干或以大夫不得祫而祫爲干是皆以廟制大夫三適士二無高祖廟故也程子謂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皆得祭及高祖若以大夫士祭高祖爲干何以庶人祭及高祖不謂之干乎且庶人祭及高祖可竟自致祭而大夫士顧嫌於僭必待有大功見察於君乃得非常之賜乎若謂祫非大夫所敢行彼其平時已祀四親矣雖三廟分祭而如庶人止有一寢者其與合食何別又豈庶人之合反隆於大夫士之分乎準情度理皆

不可通竊嘗論之大夫不敢祖諸侯其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必俟五世斯爲高祖方其始封高曾祖考皆諸侯再世則高曾祖皆諸侯三世則高曾皆諸侯四世則高祖諸侯而大夫之三廟於三世始備始封旣正太祖之位矣四世則始封爲高祖五世而昭穆之廟有高祖六世而昭廟之高祖乃祧已祧者更無合食之事惟在始封四世以內曾不得祀備四親於是乃有干祫祀者國之大事廟未備而欲祀諸侯之祖是以謂之大事大事不當作大功解也省如後世書奏不省之省謂請命而君許之不當謂有功見省也其名祫而其實則惟四世然則大夫士安得有祫哉顧何以亦謂之祫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爲大事大夫之家未嘗有諸侯之主則其祭宜若禘之設虛位而以太祖

配至于祫時亦設高祖虛位於太祖之廟而太祖在昭穆之列太祖且在昭穆豈太祖以下可各居其廟乎是必升而合焉故擬於祫而亦謂之大事也其曰及者謂自高祖以下所不敢祭者皆得干焉然祇以高祖爲限非比諸侯之祫自諸侯太祖以下累世皆得合食也其兼士言者諸侯嫡子爲大夫其庶子固有爲士者苟在五世以內其禮應同惟是干祫僅見大傳他無可證古史所傳絕無干祫之一事可知此屬變禮猶之魯賜重祭載在明堂位及祭統先儒多謂成康必無此賜其後鄭祀厲王三桓祀桓公皆云君賜皆非禮也大夫而僭諸侯是叔季事耳而豈眞爲周公之制與孔子之言歟

明堂位說

魯用天子禮樂魯自僭也而託於成王之賜先儒多有辨者若

周公踐天子位此斷斷必無之事然記有明堂位史有魯世家望溪方氏作周官辨於明堂位一篇斷爲王莽劉歆所僞竄而特疑其文不知何爲而作葢無他書作證也余竊嘗得其證於周書之明堂解解曰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其末曰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方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其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君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不曰天下君逮弭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

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卽成王也位卽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於成王之左右卽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謂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成王出者葢在六年猶不能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卽指周公且移其解之後文於前改明爲朝而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改宗周爲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考王莽傳云羣臣奏言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其述禮明堂記以爲周公踐天子位且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

邑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觀此文其詞旨正同緣假王之名不可僞入故又造逸書嘉禾以附會其說至史記作於武帝太始時在莽居攝之前百有餘年而曰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曰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負依以朝諸侯及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焉文詞與史遷之筆迥異又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夫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此金縢之文辟乃訓居東也而如世家言則似謂不避嫌疑而居攝不已謬乎莽特求封還後爲史通子其尊信司馬正恐人或疑議之耳要而論之明堂解乃自古方策所流傳而魯後人述之以著周公之勳勞其自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以下則魯人僭禮而增益之詞然

魯但以禮樂賜自成王未嘗以踐祚誣周公也故其文頻稱天子而曰天下傳之久矣又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葢詞隱而旨微焉不幸爲莽歆顛倒而又竄易史記以證之莽歆之禍不更烈於焚書也哉

大學說

大學之書有石經古本有明道先生改本有伊川先生改本有朱子定本竊嘗就古本論之格物者格其有本末之物也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也宋黎立武明王心齋郝京山皆如此解何謂物所先所後皆是物也先後之中各有本末何謂本末經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之事明德是已然不可以新民爲末也何謂末經則又明言之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末亦多矣何獨言財葢治平之以德爲本以財爲末尤本末之顯然者耳何謂先後自先治

其國至先誠其意皆先也而后知至至而后天下平皆後也其必言事有終始者何也物之本末雖有定而措之於事則不皆以末爲終卽如平天下固以財爲末而欲民之興行先富後教要莫急於生財自治治民義各有當此物所以當格而知所以當致也而元明之儒更欲移經文知止以下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六句之後則又何如遵奉程朱爲有本與

書夾漈鄭氏爾雅箋注

古之人不讀爾雅則無以解六經後之人不讀爾雅注又無以解爾雅然而注有善有不善小山岌大山峘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文選注作巘）無注則以三名爲六名此注之善也鯉鱣鰋鮎鱧鯇有注而以六名爲三名此注之不善也且夫孟狼尾則孟孟異文焉卷施草則施施異文焉鸉楊鳥有離合字之異

若覞䳋茀離若蜚蠦蜰若蟠蝦蛢虰蛵若鶨鵙老鳸鴳若鼨鼠豹文鼮鼠有上下讀之異注家紛紜莫知孰是也

夾漈之作箋注也往往指經文之誤如謂釋詁之暀暀皇皇藐藐穆穆闗闗噰噰當入於釋訓釋草之莖葍蔜蘠當入於釋木釋詁之阬阬虛也阬不當有重文釋丘之夷上洒下不漘不字當爲衍文釋天謂之景風之上當有闕文十二辰所次不當遺却實沈鶉首鶉尾乃今勘其書則經文且有脫去者釋言之弇同也釋水之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之葦醜芀釋魚之蛭蟣釋鳥之倉庚黧黃也郭氏皆有注而鄭幷經文闕焉何也

其於經文有疑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謂予本予我之予又爲賜予之予疑此當言台朕陽予也謂我也賚畀卜予也謂

與也以二字同文故誤耳然觀上文曰台予朕我也又曰朕身也則不應相承又以台朕爲予我之予注謂通其名而疏謂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我與之也似非訛誤且陽施陰受陽固有施與之義不必以魯詩陽如之何爲解也釋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謂玉出于闐中國並無其意以崑崙爲中國地而于闐在外者按河出崑崙有兩源其一逕于闐則于闐正即崑崙虛也釋邱絕高爲之京郭注人力所作非人爲之邱郭注地自然生此葢李巡孫炎之舊解義甚顯明鄭於上句欲改爲之作謂之於下句欲增謂之二字似未當矣於郭注釋詁所云載者言而不信讀者謀而不忠指其臆說而其所改郭注如以蘦大苦爲黃藥而非甘草此本之夢溪筆談也至以劉劉杙爲安石榴齧雕蓬爲其米雕胡毋亦臆斷耶因涷雨

而謂爾雅在離騷後因芎藭蘼蕪而謂作爾雅者江南人是特因郭威張仲孝友之疑而推廣之耳

箋注一書之大指在採經以為證故於郭所已釋而鄭更云未詳者如釋詁之㥶勝也郭曰詩㥶得勝也貉縮綸也郭曰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釋獸之鼫鼠郭引山海經狀如鼫鼠鄭則仍曰未詳亦有郭無所疑而鄭曰未詳者如釋詁之梏直也毗樂也翜捷也與釋地東北之斥山釋水之濟為濋汝為濆洛為波淮為滸濄為洵潁為沙皆曰未詳凡以無經可證耳

惟其必以經證故於郭注未詳而邢疏有釋者則必有證乃取之如釋詁之肇謀也疏引詩肇敏戎公釗勉也疏引方言秦晉曰釗逐病也疏引詩碩人之軸鄭康成箋曰病也軸通作逐求

終也疏引詩世德作求釋言之邕支載也疏引謝氏云邕又作擁擁者護之擁護支持皆載任之義廩廯也疏引廣雅廯倉也釋訓之怟怟愛也疏引李巡曰怟怟和適之愛也萌萌在也疏引字書作𦾔說文作𦾔是也若疏之無證者則不取祭名夏曰復胙疏云說者謂祭之旦日復陳祭肉以賓尸鄭則曰未見所出也然如釋詁之禠福也禋敬也仍乃也鄭於郭注未詳者何又無所疑耶

其於郭未詳而鄭補之者獨釋詁之釗大也引韓詩釗彼甫田說文釗草大也豫厭也引易豫怠也揚績也引孝經揚名於後世此三條爲有經據耳他若釋詁之孟勉也以爲孟即暋也迪作也以爲開作也於代也以爲更䢍也衛蹶嘉也以爲今時俗謂其物則曰衛蹶與衛亦不相遠但方俗語有差耳臻侯乃也

以爲臻重至也倈維也維亦乃也艾歷相也以爲艾卽乂也歷徧閱也釋言之辟歷也以爲辟今作劈歷過也釋草之薜庚草以爲藤生蔓延花似薜荔也須葑蓯以爲菰葑也葍符止以爲亦蒲類也仲無筅以爲簣簹竹也姚莖涂薺以爲菥蓂也芃東蠡以爲薜荔也釋木之櫻柜柳以爲烏臼也釋魚之鰲鯀以爲今鰕魚亦呼鰕鰲也釋鳥之鶅鹵艾以爲艾卽鴉下文之桃蟲鷦其鴟鴞也密肌繫英以爲啄啖石英之英雞也其欲改字者釋詁之徵慮也疑徵爲㣐治故也疑治爲始以上所補安在其確有證歟

且有郭注之誤而相仍莫改者釋言之郵過也郭云道路所經過按日知錄云古郵字同尤詩云是日既醉不知其郵王制云郵罰麗於事則郵之爲過猶之𧶘之爲過也釋地東方有比目

魚焉郭云江南呼王餘魚按左思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其種各異非一魚二名也余嘗觀上林賦之留蜹蛭蜩西京賦之芫懷羊司馬長卿張平子之所知者至郭氏已俱不知何況後人蕃博物之學難矣

乃余於郭鄭皆所未詳者約六十處而其中有可援古而補釋者得三分之一今並附錄於後釋詁郃會也漢地理志左馮翊郃陽縣顏師古注曰郃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洽因會合義矣又羕長也韓詩江之羕矣薛君章句曰漾長也見文選注特偏旁加水耳又寅進也漢律歷志曰引達於寅引達非進義乎又袝重也重讀平聲檀弓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劉熙釋名曰死者之資重也又滕虛也易咸卦上六傳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咸以虛受虞翻改滕爲媵由說耳又

禠福也張衡東京賦祈禠禳災薛綜注謂求祈福而除災害也
又衡思元賦蒙厖禠以拯民衡自注引爾雅曰厖大也禠福也
又嚅烖危也龍龕手鑑引爾雅注云嚅事之危也中庸栽及其
身尤顯然矣又哉間也說文言之間也注引論語君子哉若人
間隔之意也又徵止也樂書琴徵以節奢縱乃止之義白虎通
論五音云徵者止也陽氣止則徵或徵之訛也又楛直也緇衣
引詩有覺德行書覺爲楛章志貞教直之義也射義楛皮曰鵠
注鵠之言楛楛直也又郡乃也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也是郡
鄭釋臻重至之謂也又仍乃也論語仍舊貫周官仍几皆因而
不改之義也又翜提也說文翜飛之提也又元良首也此似釋
書一人元良猶易言首出庶物不當以元良二字分釋也又釋
水汶爲瀾釋文引李巡注瀾溢也又釋草蒣牡蕒釋文牡蕒卽

薜荔也鄭以芃東蠡爲薜荔或誤矣又苗蓨卽上文蓨蓨乃苕也苗蓨聲相近而別二名耳又蘇菝閻百詩謂卽上文之菝葜蘵乃雞腸草也又釋蟲傅負版困學紀聞謂卽柳子所爲作蝜蝂傳者善負小蟲也又釋鳥鶅鶅軌卽雉之東方曰鶅也又鶌劉疾卽下文鵽鶨其雄鵲也又鴩鋪枝說文作鵧豉通雅謂卽鶨鳩俗訛呼爲鶨姑子者也又釋獸鼤鼠釋文引舍人注其鳴如犬也

讀史

越石父論

史記越石父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且謂晏子知己而無禮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或疑石父賴晏子以免於厄而乃責其無禮且晏子非無禮於人者必石父苛小求之以是爲不知德或又以石父因請絶爲上客同於戰國貴士賤王之習或又疑石父贖歸弗謝因是不爲晏子禮若是則他日請絶而竟絶且晏子爲德不卒其與下鄉南昌亭長何異哉故是數說者皆非也人情於其所有德輙自矜負而其人亦以嘗有德於我不計其小節大抵皆然然非所論於賢者石父之賢史不具載即以請絶一事論之

晏子何不於其贖歸之始即禮之爲上客而必待其請絶乎豈晏子能知於縲絏之中而不能知於載歸之後乎蓋石父之賢他人不知獨晏子知之然雖知之而不能使人皆信之故不惟知其賢而已并知其必請絶也請絶而禮之而石父之賢乃著於人人此晏子之權也石父之言曰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君子貴有知已以公不以私出之縲絏則國無失刑凡無罪皆不當在縲絏中不必賢者也賢則不徒使免於厄焉將用其道以裨益於君國故使石父贖歸而謝雖無禮而不請絶是乃濁世貧士失職幸其身有托不得已而出此而石父非其人也此後世權門要路施恩於人以收人心使樂爲我用而晏子非其人也是故免厄可以無謝者爲晏子之知已也久之請絶者亦非以上客爲榮也理當請絶則請絶之其心公心其道

君子之道故史特稱之曰越石父賢夫爲晏子者當知石父之必請絕而爲石父者不必預料晏子之延爲上客也後世若張忠署孫寶爲主簿而實祭竈請比鄰知巳不知巳之辨可以參觀區區王粲之依劉表又何取焉又何取焉

漢關公論

古忠義之人其聲靈顯著莫有過於漢前將軍關公者夫其德爲聖人而蔽以一言曰忠此卽小夫孀人孰不知之顧皆以忠於昭烈爲言以天下三分爲憾則猶有未嘗焉考史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卒於臨沮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篡立明年四月蜀中表請昭烈卽皇帝位是爲章武元年是年孫權自王於吳此乃後漢書所稱天下三分者在公卒兩年之後若建安之末卽操權未嘗不以虛名尊漢帝且武侯定計將荊州之軍以向

苑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公不亡則荆不失以信大義可守亦可戰也天下何由而分乎是故公之忠於漢者忠獻帝也非忠昭烈也忠於一統之相維而非忠於三分之鼎立也奈何一段孤忠千載曾無人白之者儒者若孫夏峰猶惑於桃源結義之說况其茫然未聞道者歟或疑范書陳志及朱子綱目皆稱昭烈自爲漢中王拜公爲前將軍似乎王與將軍皆非天子之命而公何爲受之是又不然凡史書自立者乃其勢不得不立故書法云耳非遂無天子命令也操之爲魏公加九錫也史亦曰操自爲也而九錫册文則出尚書郎潘勗稱制詔以撰之此可例推矣勗之文曰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官皆如漢初諸王之制葢漢初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郡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而賈誼疏言彼自丞相以下徧置私人則并丞

相亦自置矣至景帝始奪權改制至東漢則或但有虛號而無國邑冊文曰如漢初者正指置官一事然則漢中王之得拜前將軍是卽天子命也於公乎何疑不然獻帝在位而謂公已隱然翊戴昭烈豈不重沒其忠悃乎或曰若是則武侯之請昭烈稱帝殆非矣是又有說獻帝廢而漢已無君昭烈之力旣不能制魏而禮樂征伐要必有所自出不帝昭烈是無漢也漢賴昭烈以存武侯所以爲王佐才也此費詩之疏所以忤指而習鑿齒杖正討逆之論誠爲明於理道哉

唐宋毀廟論

唐高祖追謚四親曰宣簡公曰懿王曰太祖景皇帝曰世祖元皇帝太宗時增宏農府君及高祖爲六室高宗祧宏農中宗祧宣簡而元宗復之并謚曰獻祖又謚懿王曰懿祖立爲九廟代

宗祧獻祖懿祖德宗祧元皇帝且遷獻懿二祖於德明興聖廟而正景皇帝之位此唐之尊太祖而遷其上世二祖於別廟者也宋藝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及後仁宗祔廟存僖祖以備七室神宗治平四年祧僖祖熙甯六年又復僖祖爲始祖而祧順祖哲宗祧翼祖徽宗祧宣祖至崇寧三年立九廟又復翼宣二祖高宗祧翼祖寧宗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之位此宋之尊太祖而遷其上世四祖於別殿者也當唐貞元間韓文公禘祫議欲以獻祖居第一室而懿祖遷於夾室（此二句本朱子韓文考異）曰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朱子歎其禮樂精深蓋諸儒所不及可爲萬世之通法宋熙寧間王安石議奉僖祖尊爲始祖程子聞之謂安石所見高於世俗之儒後孝宗將升

祔趙汝愚議祧僖宣二祖朱子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韓

宋之議當時皆不行後人因惡安石并毀程朱以及韓子夫韓

程朱三子豈不知周獻宋僖不足以擬契稷哉夫亦以獻僖爲

始祖則夾室乃獻僖之夾室也若無始祖則夾室乃太祖之夾

室今以其尊於太祖者下就太祖之室固非理也以其尊於太

祖因別立廟而廢其合食亦非情也唐宋既無可比契稷之祖

則卽以所[illegible]王之最尊者爲始祖假使周無后稷要不得以大

王王季下齊文武之祧亦必不別廟以奉太王王季使不得在

祫享之列也後儒但見開創之君當爲太祖而不忘別祀之非

禮則是開創之君其身後正位爲太祖卽不得與父祖會食此

其居心亦不仁甚矣或曰唐許敬宗宋韓維皆謂今廟與古異

同堂異室西方爲上遷主於西夾之中仍處尊位然此獨太祖

始正位之世則然耳其後子孫遞遷於此則子孫又居太祖之上矣其可乎至韓子議尊獻祖而不及宏農者蓋自高宗已祧宏農宏農原不在武德追王之列是以元宗九廟亦始獻祖而况已毀于亂哉馬貴與謂朱子膠柱鼓瑟竊以爲過矣近日作五禮通考者謂夏祖禹殷祖契周祖稷皆是始封于夏于商于邰之君以有國爲有功不專以德而已此欲以證唐獻宋僖之不定爲始祖也夫唐之爲唐乃因景帝在後周時追封唐國公由是元帝及高祖皆襲唐公唐景帝之廟號太祖豈不正與古合乎或曰馬氏曰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不知此五廟三廟之主遷于何所余妄擬始封爵者廟雖立而虛其太祖之位若禮緯所謂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者或

又如後世之別立祧廟以藏先代之主至太祖以後乃藏夾室時享尊太祖祫祭尊先祖然亦必早立廟於始祧之時不當俟之數傳之後所謂喪事卽遠有毀無立也惜乎經闕其文卽馬氏亦但能疑而莫能斷也

唐宋卿大夫廟制考

卿大夫廟制禮經所載先儒聚訟紛紜然古制不可考而唐宋之制有可稽竊觀周制曰宗廟唐宋曰先廟宋儒所定者曰祠堂宗廟者重宗也等而下之之義也先廟者崇先也推而上之之義也祠堂則古制庶人祭於寢唐宋品官不得立廟者祭於寢之義也後人將循唐宋一二品立廟之制而又欲行三代之禮此所由齟齬不合而情理多所未安夫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漢後無建國之侯則

皆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也古自附庸卽得立五廟五廟者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者別子爲祖故百世不遷繼別則已遷矣唐宋之廟不然也宋儒禮書皆以儀禮爲本朱子有鑒于大觀改制之非因會通司馬張程呂氏之書作爲家禮嗣是儒者畧倣唐宋之制于不論遂使禮經以後家禮以前中間千四百年無復有知舊制者夫禮因時變苟有可徵不可略也廟制廢於秦漢至隋書補輯五代史志始紀北齊建國自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至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北齊享國日淺僅存其說未必有行之者舊唐書職官志祠部職云凡官爵二品已上祠四廟五品已上祠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與新書互異新書

禮志云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此下當有四品五品二廟句蓋史失之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廟有始封爲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至庶人祭於寢此開元十二年禮也又云始廟則署主而祔後毀閱乃祔此天寶十載禮也但云有祔不云有遷言遷祔者宋史最詳宋制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疏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云所謂襲爵世降一等者王栐燕翼詒謀錄云自國公至封男凡五世封爵畀者僅一二世此議乃仁宗至和二年王堯臣等所定見文獻通考先是皇祐中宗袞見退朝錄及後至和中蘇頌見頌本傳先後有襲爵之請

而事終不行然觀襲爵之子不得祔則廟中之主亦無遷矣若其言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云者子既別祭於寢何又有廟祭者蓋謂如子孫中復有尊官亦當自立廟矣然已有始封在前不得更自立廟但許祔其主於先廟而親盡則祧此所以同爲子孫而有廟祭寢祭之異其言後祔者當祧則先立者之不祧可見若使先立者亦以次遷祧而下又無祔四世之後廟僅一主何以謂之四廟五廟哉其又言始得立廟者不祧何也蓋始得立廟者其主亦是後祔疑若可祧而以此比始封故不祧古之始封自上以達下此之比者因下以達上乃明所以得通四爲五通三爲四者以有此不祧者故也惟其制與古異故建廟必俟疏請明非子孫所得進退也唐制雖云四廟外有始封通祠五廟而終唐之世不聞有始即立五廟者權德輿作于頔

先廟碑又云國朝之制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公品第一雖有始封亦不敢逾焉若是則品第一者之四廟有始封不敢逾豈反不如品非第一者得以上及始封多祀一代乎蓋此所指始封不逾者亦若宋所謂立廟之子孫復有自當立廟者宋以有始封僅許祔廟而唐則以品第一得又自立廟此爲不同耳德與又作韋皐先廟碑自皐之高祖機爲第一室遞至曾祖祖考凡四室此碑作於廟成八年皐謚忠武之後皐當祔廟而機之在第一室者如故不言將祧也又考舊唐書德宗本紀馬燧以貞元十一年薨十三年祔廟命所司供少牢給鹵簿此乃立廟者喪闋祔廟之證其他各先廟碑所載李紳之高祖敬元在則天朝爲中書令封趙國公必已有廟矣而紳爲檢校戶部尚書請立三廟三廟不及高祖紳之曾祖祖考原皆無廟也此乃子孫

不祔廟又始封非前祖之證再如王涯始鎮劍南請建三廟後拜司空增立四廟是雖因進秩而增而廣三爲四廟可增加即通四爲五制當無異唐之通祠五廟亦必以立廟者當始封也或云開元禮三品以下祫享儀注云若始封仍在曾祖以下則虛東向之位又有出毀廟主出未毀廟主之文苟無遷祧何以云毀云仍在乎竊思祫享者合食也祫自當兼已未毀之廟言之然若曾祖以下遞遷即廟毀而始封正位東向其曾祖祖考毀廟之主祫享時出乎不出乎出則分尊位置何所不出則是尊孫而廢祖是乃代宗德宗時遷祧獻懿之所爲元宗方剏九廟之制追尊獻懿二祖并已遷之主復還入廟豈其於臣下預立此制乎故必以實事可徵者爲據也間嘗推求其故古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子孫皆爲諸侯無貴可言故惟太祖不遷

餘皆五世則遷而獨重宗子此親親也等而下之之義也唐宋非尊官不立廟廟特以表有功德者之顯揚其親故惟立廟者乃得祔廟此貴貴也推而上之之義也大概唐宋廟制皆如後世之專祠特因其人以及其祖考為與專祠異焉顧先儒若司馬溫公程子朱子俱未論及此當時國制有定非可私議又當時著令力所不及仍聽寢祭則其當有廟而無廟者多矣抑襲爵雖不行而立廟者之子固不許祔廟則是遷祧獨當為祭寢者酌之以維宗法而豈得以例特立之廟哉至宋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以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不合禮意請更定五世三世二世之制所云通祭三世者至和後不知何時變禮志闕其文而所議高祖上一祖稱五世祖則較古之諸侯而更過之失禮甚矣乃明嘉靖中夏言猶祖其說何歟

按唐志所云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其義難明蓋唐重職事官不重爵與勳官故祠四廟者皆以其官不以其勳爵如令狐楚乃銀青光祿大夫從三檢校禮部尚書正三上柱國正二開國伯正四田宏正乃銀青光祿大夫從三檢校工部尚書正三兼御史大夫從三沂國公從一烏重允乃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御史大夫從三開國郡公正二若論柱國之勳國公郡公之爵皆不止三品而其官皆檢校尚書御史大夫出爲節度使考上州刺史秩亦三品故廟數皆止於三不以勳爵尊也其四廟者韋皋爲太尉中書令封南康郡王于頔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王涯以尚書右僕射加司空封代國公其四廟乃以太尉司空之故不因王公也唐朝會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官階品之上國公無職事者居三品之下郡公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居四品之下若

其爲侍中中書令尚書御史大夫等官而秩加保傅僕射者如鄭餘慶以太子少保從二判太常寺卿正三得立四廟此乃三品之不須爵者蓋其不須爵乃因兼三品以上之職非謂三品之無爵者反勝有爵也大概三品只論官故兼爵雖尊不得立四廟四品五品始論爵故旣有兼爵可立三廟耳若李紳以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節度使於文宗開成間請立三廟其官三品故也而白香山爲作先廟碑乃書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此是開成四年武宗即位紳改鎭淮南加秩至於二品紳于此時未嘗疏請增廟而但乞爲其始得立廟之碑香山亦未詳明其制直以此爲請廟時之官階誠爲疏於文律韓柳必不然矣至天寶十載著令京官正員四品淸望官及四品五品淸官

皆聽立廟勿限兼爵清望官惟四品有之清官自四品至
八品皆有之是并四品五品亦不須爵而可立三廟矣至
若崔圓爲淮南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師嘗
立四廟乃圓生前未嘗疏請身後其子僅以圓及祖禰爲
三廟蘇雲卿作廟碑但云不立五廟而立三廟不言何故
按圓於天寶末爲劒南節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肅宗還京拜中書令封趙國公明年俶除階封後乃
復起其不遵開元定制而祇立三廟者應是四廟非朝命
不得立而不論加職與贈官則爲節度者其子孫自得立
三廟也此於史皆無明文不有諸廟碑何由得稽遺制於
什一哉

書後

跋鄂州小集書後

宋史岳忠武傳謂殿中侍御史羅汝楫諭飛罷其樞管後汝楫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有善政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近得羅鄂州小集載有元至大元年曹涇所作鄂州傳引新安續志謂値旱立日中精禱致疾明洪武二年王禕作小集後序亦謂適天旱禱雨立日中得暴疾而卒或疑新安志乃鄂州所作續志即其猶子任臣教臣所共訂故為尊者親者諱之歟自余思之竊以志言近是史所載當日傳聞特以快嫉惡者之口而忠武未必若是悻悻也夫耶幽之書公使不能報於其身而必報及子孫則以忠武威靈何不

奪其命於泣肓之始而顧俟其治績彰著而乃報之若其有惠政於鄂之民也幹父之蠱忠武宜深嘉而曲宥使天下知爲善之足以蓋愆設使鄂州怙惡如先人而但身不大廟遂無從以得報乎楊再興殺忠武之弟獄而能忠義報國則待以不疑然則忠武之心心乎國也心乎民也獨奈何償痼恨於循吏哉且夫害忠武者秦檜万俟卨張俊不聞有顯報若汝楫者落井下石特附和之常態又不當釋其渠魁而獨不寬於脅從也唐李勣與許敬宗阿附武曌而其孫敬業起義討武氏以致誅滅論古者或以勣之罪爲有天道者亦非也許遠則敬宗之曾孫也死於忠後世曾不以敬宗故而快其死韓文公極稱許遠朱子尤推美鄂州易曰有子考無咎孰謂忠武之賢而計恩怨遂不別賢奸也或曰存其說使夫後之鄙夫讀史而知竦懼焉不亦

可乎

書大樂律呂元聲

明范輅字以載郴州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仕至福建左布政司撰大樂律呂元聲六卷凡三十章又律呂考註四卷前有嘉靖三年楊升庵序升庵其辛未同年也後有月湖楊廉論元聲書一首按律呂相生馬班鄭蔡之說各異呂氏春秋謂黃帝制律斷兩節閒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隋書律志雖首引其詞而含少作含沙亦未嘗推明其說儒者固莫不以律長聲濁爲黃鍾矣明宏治中莆田李敎授文利獨援呂覽含少之文以三九爲十一律之本著律呂元聲書二篇嘉靖初御史范永鑾上其書時以說與古背不用而瞿九思著實用編獨取之嗣是金谿黃積慶樂律管見即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

宗之據酉史所載輅乃從受學於李氏者廉則愛其書以爲天授者今此書名正相同惟李氏二篇而此有六篇應即李氏書而推廣之者顧何以書中不明指所出也又聞郴有喻春山者亦嘗據呂覽著書黃梨洲詆其臆斷堯典妄改月令春山乃輅之邑子其不謀而合乎抑有靑成藍者乎不可得而知也考明史武宗時輅爲南京御史則劾中官黎安劉瑯及衞官倘文王忠使江西則折宸濠劾鎭守太監畢眞眞乃誣以他事下詔獄謫龍川宸濠敗乃復官而其以武宗無子請擇宗室及論馬姬有娠不當入宮尤人所難言者也范氏子孫多能文者余叅試及郴嘗呈是書乞序余於樂律未嘗學問不敢人云亦云也特以心重其人而幸得見其著撰謹爲之跋而箧藏焉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仕終南京禮部尚書豐城有曲

江形如半月故稱月湖也

陸清獻公靈壽縣志書後

向聞陸清獻公令靈壽時重修縣志而未之見近遊畿輔始求得其書凡序一例十三志分十門門各有序條目之論三十有七按語數十則而以時務條陳及修志議終焉於賦役則考之獨詳於人物則於正史有傳者從略盡削其無所關繫者隨事隨時建議垂訓莫不有惻然之意藹如之言使讀者自然生仁愛之心動忠敬之念蓋雖紀一邑之山川風土而天下萬世之典則咸具焉因思春秋時載籍自易詩書禮以外莫多於志志散在列國言不盡純未經夫子所刪定然若左氏傳之稱志於夫子者有二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則舉以褒子產克己復禮仁也則美子革而并以誨顏淵是則周官小史外史其所掌邦國

之志四方之志者往往有至語法言能輔六經之所未備君子是以有取爾乎余所見北地郡縣志乘荒陋者多近人重輯稍事潤色亦有無知妄作而并舊志之美者去之考古則疏漏不根增今則繁雜失當地苦無書而秉筆者非奔走衣食之遊客即驕矜固陋之鄉紳現任之吏又不思夫志之所以有關郡國特藉此名高耳清獻之書版漸漫漶且歷今已七十餘年竊懼後人妄加改竄急昌言於保定之大吏與正定之郡侯俾重加校刊更明示後人但當倣宋人續志後乘之例而原書之片語隻文毋稍增改聞者韙之數年來迄未見有行者余嘗恨仲虺史佚之志後無傳焉此即今之仲虺史佚也而敢不謹藏諸篋笥歟

陸清獻公行狀書後

陸清獻公稼書先生自爲御史放歸及後再召而公已卒後之
人莫不以公未竟其用爲惜余頃從正定府志中得見柯崇樸
所撰公行狀竊嘆公之生平未可謂之不遇也康熙丙午舉鄉
試庚戌成進士越五年爲江南嘉定令落職以薦 召試博學
鴻詞在途丁父憂奔喪服闋總憲蔚州魏公象樞保舉補正定
之靈壽令康熙二十九年公年六十一矣行取擢四川道御史
罷歸年六十三而卒此公出處大略也其爲御史有湖廣巡撫
丁艱總督疏請奪情公疏不可
詔從之天旱求言公抗疏請罷捐納廷議罪以違誤軍機當削
籍謫奉天而公但以原官休致其受知於
聖祖如此宰嘉定坐盜案奪職而其先巡撫慕某論公治行迂
緩例當降調民眾罷市乞留撫臣乃更疏請復任孤懷言嘉定民乞留不得

狀載疊辯三事編審則虧額賑濟則餘額派（因刻公歸集爲贈此當是奪職時事）運上供石灰騾車則力爭不出上官皆允行其見信於同官又如此迹公所爲豈惟不利走趨抑近鈎弋名譽假使一跌不再起則亦但著書終老於當湖上耳世多疑儒者空談無施士不遇時有言不信可勝嘆哉與公同徵制科者睢州湯文正公文正由監司入詞苑歷中丞晉正卿公雖不與試而爲循吏爲諍臣其位尊卑既殊故治行之遠近大小亦異要其不負所學則同也而巖穴之儒伏處而無所表見區區一卷之書即幸而得傳亦何濟矣然則謂公不遇於時抑過矣余嘗聞鄉先生言公在嘉定民以訟爲恥終年無投狀者其徵錢糧絲布猶雜皆準價以代銀米民甚便之去官之日裝一擔襆被外惟書籍及夫人紡車蕭然如貧士將去京師相國那拉公明珠欲援納公句

崑山徐尚書乾學為訂期往謁公已諾而先期出京人或咎公失信公曰告以不往見則無以拒有力者必不免見矣居鄉值高學士士奇親喪訃聞不往弔則非禮公乘小舟齎香楮雜眾賓入拜拜已竟出比學士知而欲覓而公棹已返凡此皆狀所未及者若觚賸所載嘉定有瞽者乞公批斷來生作有目人又稱公歿時與楊忠愍公交代其說神奇竊謂非所以重公也所著書若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並刊行於儀封張氏近又見其靈壽縣志不止於狀所舉之困勉錄松陽講義四書大全三書也不知其家尚有他著述存焉否也公生於崇正三年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先名龍其後改隴其

補記同文齋形故

皖桐胡璟隅司業諱宗緒字襲參少傳韻學於安溪李文貞公

晚歲撰同文聲形故一書按書以故名洪容齋謂通其指義其在小學則杜林蒼頡故是也元戴侗撰六書故三十三卷通釋一卷有序文載在元文類其書不可得見大概因許氏說文而訂其得失焉司業之書其自序以為位別陰陽等分粗細母盡四十有五母立而聲隨聲盡四十有二聲窮而母定一經一緯二體相乘得千八百九十之數四之為縱轉四聲得七千五百六十而天下之聲盡矣旋宮通轉合韻之說得是益明反紐等子排攝諸門得是可廢且謂元周德清嘗以韻分陰陽矣今以陰陽定位而求字盡闕者四百有四十擬為斟酌增訂以補斯文從來之遺漏余考宋史文苑徐鉉傳華陽句中正與鉉校定說文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是則無字之音古人早已

籌及矣司業又欲合清漢字爲一上列國書下載漢字此亦古嘗有之元翰林待制清江杜本伯原撰華夏同音一書東園友聞謂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番書無不具並不止蒙古新字也司業未習國書但見十二字頭之單字未有無字者豈知清字四聲共一字十二字頭者特識字之權輿其精蘊不在單音而在連字若劃分平仄而補其闕豈獨漢字闕哉清字且更多矣余晤司業時惜已病風舌強莫能口授其書前列五圖後分四聲爲四卷所謂四十五母者公恭江岡薑光庚驚觥扃羈龜貲（此頌無頭從十九位讀起）佳媧該傀居孤驕交高鉤鳩巾麕昆根干官開關操勸歌戈瓜嘉迦○金○弇兼緘是之謂母所謂四十二聲者見○溪羣○疑端○透定○泥𥏔○滂並○明精○清從心邪照○穿床審禪曉匣影喻非奉○微○來○日是之謂聲余舉

以問友人之究心音韻者或是之或非之要皆非知司業者司業無予其書未鋟諸梓夫孰爲傳此絕學者哉

跋方望溪先生敎忠祠禁

望溪先生年七十有五告歸金陵建宗祠曰敎忠以其五世祖四川都司斷事諱法者死節於明建文朝故云忠也既參酌古禮以定祠規又援周官以鄉三物敎萬民以鄉八刑糾之閭胥掌撻罰之事立爲祠禁所禁條例至約獨於喪禮不御內加詳其言古者三年之喪非殯奠葬祭夫婦不相見語家事必於中門之外必以晝不得入房室犯者撻四十婚嫁喪疾費不給期三月大功浹月犯者撻三十喪疾費不給父母忌辰前五日率子孫與奠者齋宿外寢祖父母伯叔兄弟三日高曾二日薦新俗節亦如之撻罰與期大功犯禮者同且也三年之喪期不

飲酒食肉期浹月大功終月違者撻三十罰不行惟小功緦麻撻罰不及條約成書見者怪之身後其子孫亦不能行然其詞豈不至今聞之懍懍哉先生為少宗伯時值　國喪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之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先生好說禮服先是友人有在京聞訃者先生往唁諄諄以不內寢相勉師韓習聞焉而今復見遺書於身後也嗚呼禮教衰人之良心日以澌滅而一二鉅公達人務為通侻取悅於俗寒門末學之士藉為口實倘皆得若先生執禮硜硜安見無聞風惕厲者卽不肖如師韓奉先生教往丁內外艱幸不陷於非禮顧頻年為客期功之服忌日之冀愧不能盡行如先生說夫世豈無讀先生書而笑其迂者而亦必有讀之而其心愧恥若撻於市則其干城名教者大矣

桐城縣賑恤饑民冊書後

桐城濵江而高接灊潛岳層嶺沓障迴身犇峭故地可墾者纔什四五恆資塘堰灌田彌月不雨則苦旱蛟出無時則苦水水一方耳旱則連百數十堡而旱之患較水爲常有乾隆三年秋七月不雨至九月安慶省凡四十八州縣以災聞而桐城最甚

天子覽奏憂憫亟班下所在發倉庫拯賑更採廷臣之議別白極貧次貧又次貧三等人日五合米幼者半之以賑四月三月兩月爲等差明年三月慮青黃不接又

詔加賑通計賑米二萬三千四百九十石銀五千七兩所賑戶口六萬一千八百八十餘人邑屋市門山坳林薄黧首黃髮嫗女童孺篤癃無家之民負擔攜挈忭蹈從萃僉謂霑沛周浹至使無一人無一日之不得其所飽食遨樂迨於有秋於是先君

予實辜是邑乃進百姓而諭誡之曰縣令理一邑之政官不職
政不協合於道則無能宣上教化悅天意召人和歲惡人饑上
釐
天子徹樂損膳惻怛於心負罪甚大爾民得免於餓殍者蓋
上之施有加無已人情積困則心怨特惠則意驕熙熙然幸豢
飧無缺於朝夕而惰慢以嬉釀爲乖氣患則未已其何以讎身
節用思無負　德意而不徒重縣令之失政以敬承天庥盍百
姓聞之而莫不感涕也事既竣歷夏四月復不雨大蝗先君設
法焚撲禱於神雨乃降蝗不爲災洎乎六月而先君以勤事死
矣簿書稠疊將悉付後之莅茲土者又三月不肖之孤復至縣
治乃爲追述顛末作書後一通以交代凡以記
聖世仁澤濯沐而荒政之所爲經理其艱難鄭重也若夫切里

微村戶區口枬期層置無遺濫又嘗捐養廉易米四百石以補例不當入冊者凡在百姓之口能悉之所以休養生遂致大康於民使邑無水旱之沴蟹籃普淖則俟後之君子承之矣

題桐城方氏家譜稿

乾隆閼逢涒灘之歲桐城宮保方公延余於保定節署續修其萬歷閒桂林家譜余爲更定義例正譌補失加以新舊同異參稽之繁碎南北需問往返之歲時稿草數易閱六年而甫成嘗思古者奠繫世序昭穆有官爲掌之故春秋以前無譜牒之說而鄒子能言吾祖已爲時所稱秦漢變制既不立族師小史之官史記世家又不及支庶至晉宋而譜牒之學乃貴焉若王儉王僧孺賈執溥昭何承天以及唐之張九齡林寶李林甫類能總輯百家之氏族宋以後此學漸微矣家傳家記所識止於一

家褚覬殷敬江統曹毗范汪紀友荀伯子陸煦明粲顧野王韋鼎令狐德棻張太素諸人罔不自譜其家虞氏裴氏尤多虞則裴之傳覽之記守業之傳裴則松之之記若鄰之傳守貞之牒皆是也而若崔頊之於桂氏皇甫謐之傳韋氏王僧孺之譜范劉三氏一家之譜有不必撰自子孫者宋則王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而歐陽公疑是曾子固所爲元之藁城董氏元復初作家傳虞伯生作世譜吳草廬稱其傳詳核而譜簡明惜其書皆亡惟復初所撰家傳賴元文類以存耳余豈能有前諸賢之學問而謬承公命以云爲人謀而不忠則業業乎懼不敢爲因念我汪氏宗譜前代太函司馬曾一修之其書固不及方氏譜凡字號生娶卒葬與妻女外家人人有記也而迄今已隔二百餘年曾無一人踵行其事余向客京師覓得太函本慨然有志從

事而顛躓於仕途奔走於衣食今且爲人役而不自顧其家姊一思維惝怳竟夕方公年屆杖國而余甫踰六旬幸而耄未及之是匪余之責也夫

讀臨川公張烈婦傳書後

女以節烈著女之不幸也而當時極苦節之凶身後揚彤史之煒自昔史傳列女始自後漢書顧其中若桓少君之挽鹿車曹大家之作女誡文人競援引以諷世之富家貴女而習而不察至如樂羊子皇甫規之室號爲貞義禮宗者人罕得而妄擬豈非堅冰有法其不可假借尤其不可泯滅者乎吾杭張烈母劉爲允齋先生諱四維之配先生登康熙庚子賢書明年會試病沒於京於時母以死殉又三年而臨川李公聞其事而爲之傳到今且五十年烈母之孫凱字耘塍中乾隆辛卯鄉試更思所

以不朽烈母而乞詩詞於當代之明公碩彥先以傳寄示師韓則以先生與先君同年師韓髫稚之歲曾拜見於家今於耘脞復相契也竊觀唐李習之於楊烈婦高愍女皆聞其事而撰碑立傳將以上之史官其後石晉劉昫纂修唐書未之逮也宋慶歷中作新書乃據碑傳而增入之文章之傳洵有視烏頭綽楔而加久遠者乎夫今之文人孰有能度越臨川者臨川文則既傳矣而又何藉是紛紛者為蓋耘脞仁孝之心無窮已也憶師韓自始至京即以所業請正臨川謬蒙稱許今亦幾四十年學無成就何敢言文惟因重讀公文見其拳拳為惜不得早盡其心力又欲郵其後人公之存心公之後遂無其人未嘗不嘆庸庸者之重祿利而輕名節也而耘脞克自奮發於陵遲衰微之日可知人事無常而天道終古不爽是則所謂貞觀者也

上湖分類文編卷四

各書自序

觀象居易傳箋序上

易者象也讀易而不明取象之義則辭與象分而變與占俱無所據故朱子謂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又謂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且謂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朱子於象其心契而神解矣本義隱括程傳於象顧略而不言是特以矯漢儒之支離穿鑿耳夫荀鄭諸儒其書不可得見僅有存者若李鼎祚集解所載其乖義背道誠亦指不勝屈王輔嗣一掃而空之不爲無見然因是而遂謂象不足言是又因噎而廢食矯枉過正而徒以便後之學者無所用其心也嘗觀羅泌路史發揮其明易彖象謂以三物取

名易乃盧蠅彖是茅犀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卽易彖象之三
言猶皆遠取諸物而後儒於文彖周爻一槪指爲虛象然則六
十四卦其文七十有九文周當日何不直言七十九字之理而
必繁設衆象以疑惑後人且夫龍者乾也而說卦何以獨謂震
爲龍乾之冰震之元黃何以象皆見於坤天何以與火同人而
與水違行訟也區區火炎上而水東注乎陽進至四爲大壯何
以陰在初卽爲女壯也妄謂一女當五男何解於大壯四男當
二女乎互卦之義王氏非之而若師二曰長子渙四曰有邱泰
五曰歸妹此非先儒强合也至於中爻同功異位何以不曰二
至四三至五而曰二與四三與五也此則先儒未之解也陰陽
往來取象之一端也而若睽之火澤何以有動而上下之異大
過二五楊生稊華先儒曾不知初二皆爲枯楊上爲稊而五爲

華也象不明則易不可見朱子於瓠羊鼈龜之類問嘗舉一附以示人以是知朱子言易其不取乎王氏忘象之說明矣余讀易有年嘗其苦思力索至於廢寢食生疾疢或竟日專讀一爻或數日祇繹一句中年以後一切詞章之業屏除都盡而於易則不能一日釋於手亦無一刻去於心也而乃忽若有得焉凡人於所刻苦而有之者未有不鄭重而愛惜者也恐其久而忘諸爰著易傳籤十二卷余學漢儒之學而竊欲有以正漢儒之支離穿鑿因以補朱子之所未及詳言者其言未必有當存此以俟他日所學有進更加改定焉亦云終吾身而已矣

觀象居易傳籤序下

孔子刪定六經言之詳盡無過於易自讀易者不求通乎孔子之辭而輒欲自為之說于是揚子雲有太元之易衛元嵩有元

包之易關子明有洞極之易司馬溫公有潛虛之易周子有太極圖之易邵子有皇極經世之易他若坎離匡廓入於異端世應飛伏流於小數總之離象詞以求易其得失深淺相去幾何夫學易者學其象變辭占之四端變占在於動用居則觀其象玩其辭而已而玩辭又必先以觀象是匪極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由歸之於易簡也不探索鉤致則不能通其微不易簡則無以得其理然則象豈可忘哉互卦約象說始京房卦所自來則創於荀虞諸儒而未盡其蘊本義卦變之圖又覺紛繁重複而按之經文亦往往有合有不合余不揣別為之圖俾學者開卷了然且以證之卦爻靡不協合要不敢求易於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之外也左傳蔡墨因龍見而論乾龍有在乾之姤及其同人其大有之言而後儒遂謂爻辭皆變象職埴鼠璞謂左

氏所載占筮十事更無重爻以上變者試思六爻皆變何獨一爻之變有象而二爻三爻以至五爻其變皆無象乎又何爲舍本爻之象而別取之卦以繫之辭乎至於乘承比應後儒舍是更無他義竊疑內外卦合而相應之義出焉應則俱應何必以陰陽配爲有應而皆陰皆陽者爲無應乎上乘下下承上卽是比也比與乘承何別焉漢儒之說集解所引莫多於虞仲翔氏而支離背謬亦莫甚於虞氏其言卦變或專舉兩爻之變以釋全卦之義易道神明變化必不若此怙懲虞氏自言陳桃夢其吞易三爻遂以受經自任殆妄語也近日仲氏易欲矯王氏之弊而不顧義理之安其尤臆說者無如以兩爻爲半離半坎若虞氏解小畜密雲不雨有云坎象半見而仲氏遂以通之諸卦夫半離之上卽半坎之下也安見此爲離彼爲坎且可謂之半

離半坎者亦可謂之半震半巽而八卦無不可以半取象矣古人互體必連三爻爲說良有以也余幼讀易見易書首列圖象心維易之辭非圖不能明也其後研玩傳義於三百八十四爻曾無一言及於圖象圖自爲圖經自爲經不幾疑文周之易與庖犧氏判而爲二乎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掌因周易之名謂之三易雜卦傳則孔子之易也隱其詞曰雜不別爲書而附於傳之末後儒未嘗深究其旨但見其以一言釋一卦同於左傳所云屯固比入及坤安震殺者直疑爲逸古筮詞非有精意夫連山歸藏其次序不可考余竊見序卦之次固不如雜卦之對待上下分明蓋雜卦以旁通之義求之其全篇自有端緒可尋至大過以下不對之八卦尤其精蘊安溪環互之說似不足盡之因思先天圖之整齊或有裨於雜卦之旨而特不可謂

之先天羲皇畫卦亦未必作是解也余於雜卦疏解特詳他所論說散見所讀各傳下而先爲揭其大凡以請正同讀是經者

詩四家故訓序

詩有齊魯韓毛四家齊詩后氏孫氏之故與傳至魏盡亡魯故魯說郭璞注爾雅張載注魏都賦猶引之其亡當在晉後韓詩至唐猶有薛漢章句逮五代亦亡所存外傳非詩正義或不免後人儳雜未可盡信夫齊魯韓三家之亡亡於漢後之獨立毛詩也及科舉之學盛而毛詩雖存亦廢矣余觀毛傳有鄭箋孔疏若三家遺說亦時得蒐一於史記前後漢書說苑新序與夫經疏選注說文釋文及宋以前類書韻書今凡有見卽爲鈔撮或一章之中僅存一句或一句之中秖判一字皆珍不忍棄而隨時附益之惟韓詩爲多則以後亡故也其有說異毛傳而不

知於三家當何屬者但一一標其文所自出於毛詩則惟舉箋與傳之異者及傳箋之與朱傳異者其他不備錄務有全書也向嘗欲採唐宋以來諸家互異之說附輯一編旣而恐弟子輩不察誤認爲三家舊說則不惟亂先賢之眞而幷沒後儒窮經之所獨得非尊古意也古者賦詩斷章不必定從本解況明明有四家之文而顧屏置不取乎今夫玉于闐三河之所產載以連車豈無粹美逮過前代者而世貴古玉古玉或大不踰指且惟銖兩而價十倍以其所從來遠也夫經亦猶是也貴之乃以求之得之因而寶之已矣昔賈逵撰三家與毛氏同異崔靈恩采三家爲集注董逌據毛氏以考三家而作詩故王應麟蒐三家以廣朱傳而作詩攷賈崔董氏書皆無傳王攷後出而僅存余學孳焉寶其殘賸以是爲傳依安詩之一助至如世傳申公

詩說乃屬僞書而鄭樵言齊詩今猶有見者眞僞未可知夾漈且未之知即有之亦何啻玉之藥燒油漬以爲古者耶

春秋三傳注解補正序

漢傳春秋者五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夾無書而先亡鄒以無師亦亡獨三傳存焉自漢及晉從無舍三傳以釋春秋者有之自唐始文中子曰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又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昌黎之稱盧仝也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嗣是儒者必棄傳以談經顧所謂經者何經也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家蓋十二篇者十二公十一卷者乃二家之經也吳衞將軍士燮所注春秋經亦十一卷豈即本此歟漢侍中賈逵有春秋三家經訓詁十二卷見於舊唐書而隋志謂宋有三家經一卷亡

此似二字之上遺落十字在隋已亡矣是皆傳中之經別無無傳之經古人因傳以存經而後人顧因經而棄傳乎自傳棄而不學者遂得以鑿空竄名於經學假使春秋無三傳則事迹何由核其實義例孰與發其凡也哉夫以三傳爲聖人之言也則公羊至漢景帝時始著穀梁之行且在宣帝時左顯劉歆尤爲後出三傳所以有可疑也然概以爲非出聖門也則高赤皆授經於子夏左氏即非論語所稱者要其文豈能憑虛以造三傳所以不可廢也注疏出而賈逵服虔王肅糜信等之書並廢士但知有杜何范三家耳往見顧寍人著左傳杜解補正愛其精核而何范不及焉竊倣其義凡三家注有未備或未當者旁採他書證明之名曰三傳注解補正每念經之繁富莫過三傳與三禮禮得鄭注而明而後儒乃專攻鄭氏夫三代禮典經秦廢

壞鄭氏始闢蠶叢又緣時尙讖緯牽制舛雜所不能無然非注則幷句讀亦不知矣有注而後儒得憑藉焉以補偏而訂譌厥功甚大余於注猶若有難解者且先求通其詞而略舉其彼此互異與夫事無經據而鄭氏自以意解者爲書曰三禮鄭注釋詞其別有所見而論之者則歸諸經論不敢淆鄭氏之舊文惜余從事也晚今老且病矣倘天假之年安見有志者不事竟成也

孝經約義序

易曰易詩曰詩書曰書禮曰禮春秋曰春秋無有稱經者孝經何獨稱經班氏藝文志之言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或曰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言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則孝經之稱出自孔子矣夫讖緯之

書儒者所不屑道而顧深信不疑於鉤命決之文邢氏更定其時在哀公十四年以後十六年以前宋潛溪因謂在七十二歲時果足憑乎古今爲之注者數百家而如涑水指解確信古文紫陽刊誤幷疑今文大儒之言若是後之學者安所折衷竊謂以孝經爲夫子自作不可也以爲僞託亦不可鼂氏云是曾子弟子馮氏云是子思作者庶幾近之其稱經也尊聖言也至於今文古文分章之異與夫皇氏標開宗明義等之名嘗觀經之分章自漢儒始後人求其分不求其合遂使一書前後不相聯貫余甚病之今讀孝經但就文義約畧分四大節首則總揭始終之義次言德之本也次言敎之所由生也後乃分列始中終之義以結之其辭顯明本無甚深難通之解句詮字釋似可無庸故但疏明其大旨不欲如邢杜正義卽御製二字纍纍四百

八十餘言漫羨而無當也

語孟疏注辨異序

自以四書文取士士子遵奉朱子集注章句理道昭如日星好學之儒博考乎或問語類大全旁徵乎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峰之書而於漢趙氏魏何氏宋邢氏孫氏之注疏並束高閣夫集注固多原本注疏特於所不合始采他說以正之余攻舉業曾取語孟注疏（論語孟子宋元人俱合稱語孟）與集注互異者摘舉彙鈔欲加論說未之逮也頃謫宦羈棲坐嘆二十年來枉役心於詩筆暇撿是編復事考訂題曰語孟疏注辨異凡四卷疏者注疏也注者集注也疏注之外閒有采錄至中庸大學亦嘗考索而不列爲四書者朱子章句之精微其異者徒爲異耳每念韓文公於語孟皆有注孟子四家注先儒固云僞託若論語十卷李漢以爲

傳學者張籍以為未就注而宋時乃有五百家昌黎集注之書集解十卷附焉眞歟僞歟且也趙氏作孟子章指分七篇為十四篇唐陸善經又刪削其繁重者復為七篇孫氏作正義雖以趙氏為本兼取善經往往與注不相顧趙氏原本近年頗有流傳而予尚求之未得也嗟乎士之不悅學者患有其書而不能讀讀書者又患不能逐句逐字以讀之且如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學者尊同六經竊覩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性生於陽情生於陰此乃唐孔氏之詩疏其源則出鄭氏禮記服氏左傳之注者也無欲故靜漢孔氏之論語訓解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亦唐孔氏之易正義也不考注疏不幾數典而忘其祖乎余方恨馬融包咸鄭康成何休孔安國陳羣王肅周生烈之注論語為何氏所未採者韋昭之解衞瓘譙周之注欒肇之釋疑

皇侃賈公彥之論語疏褚仲都之論語講疏以及蔡毋邃張鎰之孟子注時於他書徵引而不得覩其全奈何以注疏之家有其書者而亦借之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文選理學權輿序 選去聲俗讀上聲誤

總集自晉有之而無以選名者梁昭明太子采自周訖梁百三十餘家之文爲文選至唐而盛行杜詩曰熟精文選理舊唐書列文選學於儒林傳李善之注獨傳擬李匡義資暇錄則李注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並爲世傳鈔其定本則奉進於高宗顯慶三年逮元宗開元六年有李延祚者更集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臣之注上之以非斥李注而實皆竊取李氏未定之本識者鄙之李注精博學者萃畢生之力尋繹無盡宋士子有云文選爛秀才半此蘇易簡雙字類要王若選腴等書所

由作也余嘗取選注以類別爲八門末則綴以鄙說入門者一曰撰人唐常寶鼎撰文選著作人名其書不可得見顧其名字爵里及著作之意選注已詳所未悉者史岑王康琚二人耳今考周四家秦一家漢後漢各十七家季漢吳各一家魏十五家晉四十六家宋十三家齊六家梁九家更有無名氏之詩二十三篇但於各人之下分隸所撰篇目取便檢欄二曰書目注所引書新舊唐書已多不載至馬氏經籍考十存一二耳若經之三十六緯史之晉十八家每一雒誦時獲異聞其中四部之錄諸經傳訓且一百餘小學三十七緯候圖讖七十八正史雜史人物別傳譜牒地理雜術藝凡史之類幾及三百諸子之類百二十兵書二十道釋經論三十二若所引詔表箋啟詩賦頌贊箴銘七連珠序論碑誄哀詞弔祭文雜文集幾及八百其側入

選之文互引者不與焉三曰舊注凡舊作注者二十四人及不知名者所注賦十四詩十七楚詞十七設論符命各一連珠五十李氏皆標明某注不似後人之攘爲已有也若耤田西征則雖有舊注不取而亦有無注者二篇則尙書左傳之序是也四曰訂誤李氏每以注訂行文使事之誤又因文以訂他書之誤或選自誤及別本誤者其類四十有七焉五曰補闕選內脫落之句刪節之文互異之本李氏補者有五焉六曰辨論史有不載之事文有卒成之篇一事而說有數端兩說而義可並取李氏一一辨其得失約四十有三條七曰未詳以李氏之浩博而所未詳者且百有十四至五臣補以臆度之詞適形其陋矣然若七發之大宅西征賦之三敗後人間有補其闕者彙成一卷安知不有蠹爲沿訂者耶八曰評論後儒之論選及注者在唐

已有李濟翁邱光庭宋以後若蘇子瞻洪景盧王伯厚楊升庵方密之顧□人諸家多者踰百條或數十條少者一二條間有記憶未全者答遊無書且先提其要以俟他時補綴至余於讀選時或見注有徵引之未當闕遺之欲補未敢妄信思就正於有道謂之質疑現已得若干條後有所見更續增焉就此九者附舊注於書目附補闕於訂誤而分評論為三質疑為二共成十卷竊念昭明撰文選復撰古今詩苑英華而英華無傳與李氏同以選學教授者曹憲許淹公孫羅並作音義而皆不傳文選之傳未必不藉李注以傳也余愧不能如宋景文之手鈔三過故雖自少用功於此而以云熟且爛則迄於老而未能往在京師聞有何義門氏勘本借覯不獲未知與余所錄同異得失若何也余亦惟自惜其勞且志其媿而因以舉示後來如將彌

選理通經學也其以是爲權輿可乎

孫文志疑序

唐孫可之集三十五篇宋以後人無見者自王文恪公鈔自內府始大行於世余自少見而好之顧反覆熟讀而竊疑其文惟載在唐文粹者復佛寺奏讀開元雜報書褒城驛刻武侯碑陰文貞公笏銘與李諫議行方書與賈秀才書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十篇爲眞與文苑英華載三篇外此胥僞撰也經緯集舊唐書經籍志所不載自新唐書藝文志載孫樵經緯集三卷注云字可之大中進士第馬氏經籍考因之陳直齋曰其文自爲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删擇之餘也宋史經籍志則去經緯之名但曰孫樵集三卷今本分十卷云可之自編卷帙已不符合果如自序云菆其可觀者宜皆菁華矣乃今觀文粹所不錄者句或纖佻字或割綴體裁不雅遒掉不力與文粹所錄顯出二手摹擬之跡

灼然可尋因孫氏西齋錄有授其友高錫望句遂有與高錫望書祭高諫議文二篇因書田將軍邊事有弩戲習書算語遂有序西南夷一篇如露臺遺基賦寓汴觀察判官書皆樵書褒城驛者也如與王霖書與友論文書皆樵與賈希逸書者也舜城碑及乞巧文之後半皆樵文貞公笏銘者也序西南夷及武皇遺劍錄之前半皆樵刻武侯碑陰者也其無所摹擬者獨梓潼移江記復召堰籍數首耳其餘之文大概有二有刻字琢句所依傍不出進學解與王霖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而意格重複者若大明宮賦迎春奏乞巧對逐痁鬼文厲僮志寓居對龍多山錄潼關銅銘是也有直率漫衍命意淺而筆力恨弱者若出蜀賦與元新路記蕭相國寫真讚序陳生舉進士康公墓誌銘祭梓潼神君文是也且所益二十五篇不過萬一千七百言而前明後于層見

登出書何易于稱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云云益旣言治狀而復有所問耳書褒城驛稱有老甿笑於旁且曰云云蓋旣笑而復有言耳乃他文凡述人語必稱且曰若夢彼大明宮神前有云且曰大明宮賦撫迎斬其舌且曰同上卒歌而去之且曰露盤賦咤駭啣啣且曰寓居對遐而誚之且曰鄉銘偶語戶間且曰鬭儺志能道李從事佐盧公事且曰復召堰籍按之不盡顧文義之安也書褒城驛及讀開元雜報偶借老甿及長安來者爲波瀾耳乃他文每一構局必設爲問荅若大明宮神前有云大明宮賦問於牧者對曰露臺賦有覊於滎陽公曰梓潼移江記一旦有會識面者寓居對關吏笑而進曰鄉銘其友踵門請曰逐疟鬼文二儺偶語戶間鬭儺志不幾儕儕沓沓數見不鮮耶篇終作歌所以咏嘆淫佚其意之未盡若敲几而歌鬭儺志退而歌逐疟鬼文書几爲歌寓居對卒歌而去

之露臺賦視爲必然則贅矣排比鋪敘特行文之一途若一用其劍再用其劍三用其劍四用其劍遺劍錄與人爲春與人爲秋與人爲夏與人爲冬迎春奏彼巧在言彼巧在文彼巧在官彼巧在工乞巧對當如此諫當如此忠當如此廉當如此信是爲諂鬼是爲獨鬼是爲巧鬼是爲錢鬼逐痁鬼文凡爲世人凡爲讀書凡爲文章凡爲造謁凡爲結交罵僮志其謀篇之體製一也已而已而露臺賦處乎出乎寓居對巧乎巧乎乞巧對鉀乎鉀乎鉀銘君乎君乎君乎逐痁鬼文其結束之命筆一也欺古乎欺今乎吁大明宮賦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逐痁鬼文其詞詞亦無二也何其若琴瑟之專壹乎遺劍錄言硎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苞之以仁持之以信與澹闕鉀銘言展禮以防之闕樂以和之明刑以齊之修政以固之者一也罵僮志言九試澤宮九黜有司矣寓居對又言十試澤

官十黜有司也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既見於與王霖書矣又見於與友論文書也得之眞訣提筆入貢士列既見於與王霖書及寓居對矣又見於自序也奈何以刪擇之至愼且少而嘖嘖若是是以知其爲僞撰也豈以祝穆方輿勝覽引龍多山錄方回瀛奎律髓載李朴乞巧詩用齚舌字而輒深信之哉問嘗別寫一編題曰孫文志疑并爲箋注藏於篋笥所不解者王文恪公既鈔其集歎曰此宇宙眞文章欲學之惜乎晚矣嗚呼凡人賤近而貴遠自古而然豈其然乎

平干南雅序

詩四家獨傳毛詩毛公授貫長卿皆趙人漢分趙廣平爲二國

今廣平之屬惟邯鄲曾隸趙國未知毛萇何邑人也而要詩教之近承莫親切於此漢後稱詩者寥寥魏劉邵有賦有七有誄皆韻語也獨詩無聞晉劉遐有集無傳北魏肥鄉馮元興之詠浮萍二韻而已廣平宋道璵之贈張始均兩句而已求詩人於廣平當自唐始余生晚來爲僑人不及見國初三君五子七先生之盛而流風初不盡泯講習有暇輒搜討一郡之詩旣踰年凡得唐十家宋八家金元各五家明六十餘家國朝五十餘家宋少於唐者靖康後地不屬宋也國朝少於勝朝者凡現人皆不登而網羅亦有未到也其如武安南和平鄉唐平任縣井陘舊屬廣平而今不屬者則去之若滏陽爲今磁州恩州爲今淸河宗城爲今威縣舊不屬而今屬者則載之所可疑者唐之司空曙劉貞高正臣皆稱廣平人考元和郡縣志後周置洺州附

大業初改爲武安唐武德初復置洺州嗣是無改舊唐書天寶元年幽州析薊縣置廣平三載省肅宗至德後復置洺州之廣平改而幽州之廣平置則安見三人者爲非幽州之產歟且司空曙或以爲京兆人矣劉言史或以爲趙州人矣與其疑而棄之毋寧疑而存之明王吏部家瑞有廣平唐人詩集國初王宗伯崇簡有畿輔先賢詩今皆不可得見乃欲徵文獻於殘闕放失之餘恐後之人不諒其難而嫌其略也抑猶幸有不畏難者而使區區僅有存也世之錄郡縣詩者類以風雅名書廣平隸於畿南是乃南也不當儕於風故題曰平于南雅平于者漢武帝時暫立之名何所取諸蓋以平于王國漢書景十三王傳載之地理志注又載之左思魏都賦及張載注引之文獻通考復引之惟魏書地形志注誤于爲干而近代詩人直以平干抑干

字韻此亦如餘于之訛餘干雖其里人亦不知也若夫詩言以雅以南其爲二南無疑而毛詩顧指爲南樂之任何哉

清暉小志序

乾隆二十三年余因事赴京事竣乃應廣平郡清暉書院之聘擔笈至止喜夫赴業之士多樸學虛懷不染華僞其地平遠清曠蓮塘柳岸宛在江鄉庭前碑版三四通壁上前代人詩文刻石雖皴裂猶可讀滋自明萬歷立館迄今百六十載爲郡名區前哲思宏教事風則攸存軌蹈不遠已乃討測志乘而紀載疎闕其沿革莫可識因思儒肄之興登臨之美遺規軼事久且淹沒意甚惜焉爰從帖課之暇博搜羣籍周咨舊聞輯成小志三卷首述建置次形勝次山長次科名次題詠而以文獻考訂終焉不賢者識其小者是亦所以師資者歟

說部四種題詞

韓門綴學

諸子十家終於小說小說十五家終於虞初周說班氏謂可觀者九家固以小說爲不足觀也劉向采羣言爲說苑列於儒家爲後世說部書所自始後人說部轢乘十家而有之而其中有裨學問者莫若宋之夢溪筆談容齋隨筆困學紀聞及我朝顧氏日知錄班氏所謂六經之支與流裔非閭里小知者比也余生平無他嗜好暇輒觀書遇有疑惑必博引旁搜以求通其故雖則投徒旅館往往僻處一方少閱肆借人之助所考豈無訛誤而以嘗用心於此耄及而不忍棄擲爰撿其說經史者題曰韓門綴學韓門余所自號取唐書韓門弟子之語綴學則劉歆所謂分文析字煩言碎辭者也

坦橋脞說

坦橋者會城西小河橋名在官巷口之東官巷又名冠巷又名官瀾七修類藁云三代時杭爲吳越荆蠻之地東南沿海陸少而水多故大佛頭古爲秦皇纜船之后官巷口乃官瀾口羊壩頭乃洋壩頭也名炭橋見四水潛夫武林市肆紀又名芳潤橋見田叔禾西湖志官巷在宋爲壽安坊炭橋在宋爲藥市縣志謂此地有炭長風高之諸建眞武廟以鎭之廟在橋東北隅南向今猶存又東去數十步爲鹽橋河之豐樂橋豐風音相近也三朝北盟會編王繼先占豐樂橋官地屋宇宏麗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兩橋之間市廛喧聒無間晨夕而居士劇門兀坐性耽考證既輯綴學之編其所考秖在一名一物者別編爲脞說昔江水雲集中和林石田詩有云人行官巷口則官巷口嘗以入詩矣而炭橋無聞今轉炭爲坦者義取遠熱避炎非遂同於鐵冶嶺之更號鐵崖也楊廉夫居吳山鐵冶嶺因號鐵崖見存齋詩話

詩學纂聞

余於詩非這而習之也少嘗傚為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夫學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間與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而無取乎一句一字之稱美昔者子貢問于后子不學詩乎子后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古之學詩不必其自為之也然且不暇若子曰詩為詩者不說其為用力於孝悌信者耶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為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過矣雖然以志余過

談書錄

儕士性眈書而鈍於口眈書則癡鈍口則拙平生倥偬不去書疾病不釋卷而與人交無欵曲造次不能以剖自達眾於天者

豈可得而強哉嘗觀史傳所載曰能劇談曰不能劇談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康駢之錄以筆代舌每見俗事俚言亦各有本不盡出於無稽時因談及而輯錄之古云以世眼觀無真不俗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觀者之不同也顧所言不涉時事不牽時人偁偁袞袞仍是談書不數耳